

从结构和功能看话语分析研究诸方法

许家金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 北京 100089)

摘要: 通过理论阐释和实例分析, 我们从结构和功能这两个宏观视角来审视话语分析的研究方法, 以期弄清这些方法的优势和不足, 以便更科学地借鉴。结构和功能的研究视角是语言学界两股相对的潮流。它们基于各自不同的语言观, 衍生出解决语言问题的不同方法。这两类方法各有长短, 适合于一定类型的话语分析任务。

关键词: 话语分析; 研究方法; 结构; 功能

中图分类号: H0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722X (2004) 02-0001-05

Structural and Functional Approaches to Discourse Analysis: A Critical Overview

XU Jia-jin

(National Research Center for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discourse analysis approaches of various kinds from two macro perspectives: structure and function. The potentials and problems of different approaches are reviewed from the two angles and sample analyses also carried out to capture the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of the different methods.

Key words: discourse analysis; research method; structure; function

1. 界说

话语分析这一新兴的研究领域愈来愈受到语言和相关科学学者的关注。然而, 对“话语”和“话语分析”的界定让研究者们伤透了脑筋。学界对话语(包括语篇、篇章、会话等一系列近义术语)及其研究方法的界定历来莫衷一是。以下我们采用诸多定义的共核部分来定义这两个概念。

传统上, 对话语分析的解释主要基于两点: 一是指对超句结构单位的分析, 这一概念最早见于Harris (1952) (然而, 就Harris而言, 话语是一个结构单位。他在题为《话语分析》的文章中所采用的方法就是“分布分析”的结构主义方法)。另一点是强调话语是使用中的语言, 以及交际中的话语与社会、文化和思想意识之间的互动关系。需要补充的是, 现在研究者愈来愈倾向于同意“话语”既包括口语也包括书面语。

其实对话语的这两层理解恰恰与语言学界的两大主流(即结构主义和功能主义的研究视角)暗合。(Schiffrin, 1994: 20-43; 339-61; Leech, 1983)从

结构上讲, 作为承载意义的基本单元的小句或句子的简单相加, 并不能揭示语言在更大的上下文中的含义。用格式塔心理学的观点来说就是整体大于部分之和。而从功能的角度来看, 话语是与一定的情境(包括社会情境和文化情境)相联系的。所以脱离话语使用来谈语言是孤立地谈语言。

基于对话语的这两点认识, 哲学家、语言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文化研究学者纷纷运用各自领域的理论来诠释话语。有些旨在揭示话语的本质及其运作规律, 另一些则是通过话语分析来阐释社会文化现象。这些不同的研究动因催生了众多的研究方法。在诸多文献中, Schiffrin (1994) 影响最大。不过本文将不采用她书中的六分法, 因为该分类无论从研究内容抑或方法论的角度来看都有相当大的重合。本文将各种方法归为重结构和重功能(或者如van Dijk <1997>所言的结构与过程)两大类, 从宏观上对话语分析的研究方法做一述评, 并辅以汉语实例分析, 以期澄清我们对话语分析研究的认识中可能存在的一些偏差, 并了解不同研究

收稿日期: 2003-10-02

作者简介: 许家金(1977-), 男, 安徽芜湖人,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博士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话语分析、语料库语言学、语用学、计算机辅助语言教学。

方法的优缺点。本文选择的是从研究问题出发,而不是以研究派别来评述各种方法。

2. 各研究方法例析

话语分析研究方法常见的有篇章语言学、言语行为、语用学、民俗学方法、(变异、互动)社会语言学、社会符号学、会话分析、文化批评、系统功能理论和关联理论等。这些研究方法关注不同的焦点,可大致归入结构和功能这两个宏观范畴。

2.1 结构性方法

结构与功能的问题学界已经谈得很多。作为语言本体的话语、文本是话语信息的载体。它的组织形式、结构特征一方面是话语信息的体现,另一方面也决定或制约了人们对话语的解读。所以说研究话语结构(包括语法结构)对揭示语言事实都是有意义的。

2.1.1 “话轮、邻近对、序列”和“话目、话步、回合”

上个世纪 70 年代,几乎同一时间,在大西洋的两岸分别开始了对会话结构的探索。在美国以 Sacks、Schegloff 和 Jefferson 为代表的社会学家出于社会学研究的需要试图描写话语的结构。在 Sacks、Schegloff 和 Jefferson (1974) 中他们提出了著名的“话轮组织的简易模式”。这一模式包括话轮构建和话轮分配两大模块以及话轮转换所需遵循的 14 条原则。Schegloff 和 Sacks (1973) 以及 Schegloff (1968) 进一步提出会话结构单位包括话轮(turn)、邻近对(adjacency pair)和序列(sequence)。话轮指的是说话人在下一个说话人开始说话之前所说的所有内容。邻近对由两个话轮组成,比如“邀请—接受”、“提问—回答”,一个以上的邻近对组成“序列”。而在英国伯明翰大学, Sinclair 和 Coulthard 等人在研究课堂话语的基础上提出了包括 3 个层次的话语结构模式:回合(exchange)、话步(move)和话目(act)。(Sinclair and Coulthard, 1975) 回合由话步组成,由引发(initiation)、反应(response)和追加(follow-up) 3 个话步实现。现在一般认为,一个完整的回合由两个轮次组成,但 Tsui (1994) 认为伯明翰学派的 3 个轮次更符合会话的实际,追加的第三个轮次起到评估和对听话人反应做进一步回应的作用,这是会话结构的无标记形式。而类似“一问一答”这样的会话结构是略去第三步追加话步的有标记形式。我们来看下面的例子:

(1)

→ 1 A: 我——怎么找不到?

→ 2 B: 有呵。

→ 3 A: 你放给我听, 昨晚没听到, 不知道怎么搞的, 我回来来回回听了好多遍都没听到。

4 B: 这不是第六个嘛, A 面的第六个。

→ 5 A: 对啊, 找不到。来放给我听。

→ 6 B: 你就不能选。

(0.5 秒)

哇, 那你要听, 听死了。

7 A: 没意思。

8 B: 第一, 那个第一首歌好好听吧。

9 A: 对。

10 B: 第一首歌我最喜欢。

11 A: 关门, 不要吵到某个人。

→ (B 关门)

→ 12 A 母: 把你胶水给我用一下子。

13 A: 啊?

14 A 母: 把你胶水给我用一下。

15 A: 胶——水, 拿去给她。

例(1)中 1 和 2 两个话轮构成一个邻近对。A 通过反问, 希望 B 告诉自己为什么找不到那首歌, B 肯定地(上文通过加着重号、实际会话中是通过重读来实现)回答 A, 磁带中有这首歌。B 的回答进一步引出了下一轮的对话, A 跟进就问, 既然你说有, 那你来放给我听。根据 Sacks、Schegloff 和 Jefferson (1974) 提出的话轮分配原则, 第 3 轮是由发话人 A 选择受话人来实现的。在第 12 轮我们看到, 话轮还可以由另一说话人主动选择发话。我们这里看到每个回合基本都是由两轮组成。但是其中的 5、6、7 轮中的第 7 轮则属于追加轮次。另外, 我们还注意到有时动作行为也可以充当话轮的作用(如接续 11 轮的“B 关门”)。我们这里采用的是现在较多使用的美国会话分析的方法。但总体而言这两者的分类方法是对应的。只是伯明翰方法中的话目是从功能角度定义的。比如第 3 轮中就存在 4 个话目: 请求、陈述、陈述、陈述。为了避免与言语行为混淆, Tsui 将其称为话语行为。(Tsui, 1994: 9) 以上是从会话分析(美国社会学传统和伯明翰学派研究传统)的角度去分析话语结构的, 上述方法很显然只适合于对话体话语的分析。下面我们将从篇章角度分析话语。

2.1.2 衔接、连贯

衔接、连贯问题在中英文的研究中都已经比较深入, 而且已经运用到语言教学的实践中。Halliday 和 Hasan (1976) 认为, 实现话语在内容和逻辑上的连贯, 主要可以通过指代、替代、省略、连接和词

汇衔接5种衔接手段。

(2)

→ 1 A: 我——怎么找不到?

2 B: 有呵。

→ 3 A: 你放给我听, 昨晚没听到, 不知道怎么搞的, 我来回回听了好多遍都没听到。

→ 4 B: 这不是第六个嘛, A 面的第六个。

例(2)中, 话轮1和话轮3中的“我”指代发话人。第3轮的“你”指受话人。第1轮“找不到”后面省略了A面第六首歌, 这属于承前省略, 第3轮同时下指到第4轮。第4轮的“这”下指后文A面的第六首歌。通过这些扼要的分析, 可以看出这种考察衔接连贯的篇章研究传统注重从文内寻找前后文的关联, 从而揭示所谓话语的篇章性(texture)。其优点是便于理解和操作, 但对于超出传统的线形排列的文本和语音、韵律材料, 以及社会文化语境的分析则难以实现。同属于篇章研究传统的话语信息结构的研究似乎更能揭示话语中信息的分布和组织。

2.1.3 信息结构

我们常说的信息结构主要指通过新旧信息在话语中的分布达到信息传递、推进话语进程的作用。以例(3)为例:

(3)

→ 1 A: 这是你要复印的书。

→ 2 B: 哎, 发票带了吗?

3 A: 哦, 忘了。

→ 4 B: 没事, 没事, 你下次记着把发票带来吧。

“要复印的书”在上下文中是已知信息; “发票”是B突然间提出的新要求, 是新信息。第4轮再出现就是旧信息了。很明显, 新旧信息主要是由语境因素造成的, 也只有借助语境才能正确读出。新旧信息可以通过语序、韵律等手段来体现。新旧信息既是会话进行时的产物, 同时也因其交替出现而影响会话的展开。目前对信息结构的研究主要还是停留在小句和句子范围内。更大范围的结构还包括叙事结构。

2.1.4 叙事结构

叙事结构也是话语分析学者研究较多的一个领域, 它主要适用于叙事性(narrative)话语的分析。这种结构需要考察较大的话语范围, 比如对一个事件或故事的描述。在这类研究中, 研究者力图找到这种话语的一般性结构(包括叙事者、时间、空间、视角等)以及它通常的变异形式及其可能的变

异动因。这就好比为一个故事寻找一定的“语法结构”。比如一个故事通常有起因、发展、高潮、结局。叙事结构对主题和情节的展开, 并对读者解读文本都有影响。然而, 叙事结构的方法有明显的局限性, 不能用来分析非叙事体裁的话语。

2.1.5 宏观结构

宏观结构有点像Gee(1999)所说的“大话语”(discourse with a big D)的概念。它一方面涉及话语的微观结构, 同时也与社会文化相联系。研究者所做的此类研究实际上是截取一些生活片断进行分析, 记录人们日常的话语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分布情况。描述这些话语也就是描摹人们的生活轨迹。(Gu, 2001; Gu, forthcoming)比如例(1)所记录的就是青少年同伴间的典型生活会话, 如果能收集到足够的这样的典型会话, 我们就可以拼缀成一幅完整的青少年生活—会话轨迹。这样做的结果显然有利于分析话语的社会功能。

概括起来, 结构性的方法更关心的是文本或语符或者更大范围的文内结构特征, 他们往往与语境相割裂, 因而这些结构特征的可信度是值得怀疑的。笔者以为, 结构性方法对结构进行描写, 倒没有什么问题, 如果要想在更大的意义上揭示动态话语特征, 即话语过程, 则必须在结构描写的广度和深度上下功夫, 如同时关注宏观结构, 并将语境特征结构化和特征化。这就好比对语料库进行标注一样, 为了更充分地利用语料库提供的语料数据, 我们除了会对语料进行最基本的词性标注, 还会对其进行韵律标注、功能标注等。简言之, 结构性方法不应墨守句子或者语言结构的自足性。在采取结构性方法的同时, 很有必要吸纳一些功能性方法, 加强对语境的认识。

2.2 功能性方法

话语分析的功能性方法注重语用、语境的作用, 将话语置于社会文化的情境之中。目前看来这一研究倾向似乎更具有理论和实践上的可行性, 不过也应避免将话语和语境泛化的危险, 比如推广至一切社会符号和社会行为, 如此则难以从理论上加以描述, 而且似乎也有一些越位之嫌。因此功能性话语分析也应对话语进行一定的结构描写, 或者说是二次编码(如果认为话语原先在发生时进行了第一次编码的话)。功能性的各种方法其实也都是希望归纳出一定的规则或准则来。以下我们将集中讨论: 1) 话语在使用中产生的语力(illocutionary force)(即话语的普通功能)和2)它在社会文化这个大的情境中的变异和互动的情形。

2.2.1 言语行为、语用学

话语分析的语言哲学思路主要归功于 Austin、Searle 和 Grice 等几位哲学家。Austin 和 Searle 的言语行为理论对话语分析产生了深远影响。言语行为理论主张说话即做事,即人们往往通过说话直接或间接地完成一定的行为,如:承诺、宣布、拒绝等。在实际话语中,同一句话也会因对象、语调、场景等的不同而实现不同的言语行为。对于动态话语的维系,Grice (1975) 提出了 4 条准则的合作原则,认为说话人会遵循质、量、关系、方式的准则将会话进行下去;违反或蔑视合作原则就会产生会话含意 (implicature)。然而我们发现,言语行为和合作原则虽然考虑到会话双方 (主要是说话人一方) 在语境中使用语言的情况,但仍然显得比较理想化,没能揭示更多的动态因素。我们通过例 (4) 来简单看一下言语行为说是如何解释话语的。

(4)

1 A: 我——怎么找不到

2 B: 有呵

(注:这里我们特别去除了原例 (1) 中的标点,以免读者先入为主地认为某话轮是疑问或陈述等。)

在第 1 轮中我们可以将 A 的话理解为自言自语, A 觉得很奇怪,自己费了很大劲还是没有找到那首好听的歌。而 B 正好听见了 A 所说的话,对于 A 找不到那首歌感到不解,于是在第 2 轮强调说“有呵”,对 A 的答案表示否定。同时这也为下面 A 要求 B 将那首歌找出来埋下伏笔。我们还可以将第 1 轮 A 的话单纯理解为一种疑问,即表示怀疑这首歌到底在哪或者究竟有没有,我为什么找不着呢。B 的回答则表示你的怀疑不对,的确有这首歌。另外,还有第 3 种解释,即 A 说自己找不到,意在要求或请求 B (作为盒带的拥有者) 亲自出马替 A 找到那首歌。B 接受请求,告诉 A 有这首歌,言下之意我来找。从下文来看的确如此,所以第 3 种也是合乎逻辑的解释。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言语行为说对话语还是有很强的解释力的。在 Schiffrin (1994) 的分类法里,她将言语行为 and 语用学方法作为两种方法分别来讨论,理由是两者渊源不同。(Schiffrin, 1994: 13) 事实上,言语行为已经作为语用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列入许多语用学教科书。而语用学的内容还包括预设、指示、礼貌、关联等。限于篇幅,这里只能简述一下这些研究的话语分析价值。预设是将话语推及前置命题,也就将话语的语境扩大了一步。同样,指示或指称则将局部话语与整体话语乃至言外

知识结构联系起来。到了礼貌,则更是借助社会学对互动话语中所需遵循的一些准则,揭示话语中违反合作原则的一系列情况。而关联论作为新格赖斯方法中的重要理论,主要关注说话双方在交流过程中的认知过程,即如何以最少的认知努力达到最大的交际效果。然而,由于语用学本身还是一个不大定性的语言学分支,话语的语用分析往往还要借助语言哲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力量。

2.2.2 话语的社会文化属性

话语的社会文化属性主要源于社会学、人类学和社会批评的研究。在社会学领域,20 世纪 60 年代一批学者把注意力从宏观社会现象转移到日常的社会互动上来。其中代表人物有 Goffman 和 Garfinkel。与此同时,以 Hymes、Gumperz 为代表的人类学家也将注意力转移到动态话语分析上。从理论建树来讲主要有 Goffman 对“框架”、“立足点”和“公共形象”的研究,Garfinkel 的“民俗学方法”,Hymes 在反对 Chomsky “语言能力”概念的情况下提出的“交际能力”概念,Gumperz 提出并发展了的“互动社会语言学”(与以 Labov 为代表的“变异社会语言学”相对)。以上的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成果将话语分析研究推向一个高峰。然而它们的局限性可能还是在于比较微观,没能将话语放到更广泛的社会活动中去考察,当然这就需要涉及批评话语分析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然而,批评话语分析所试图解决的问题又并不是语言问题。下面我们通过例 (5) 来看一下社会文化属性是如何在话语分析中被揭示出来的。

(5)

→ 11 A: 关门,不要吵到某个人。

(B 关门)

→ 12 A 母: 把你胶水给我用一下子。

13 A: 啊?

14 A 母: 把你胶水给我用一下。

→ 15 A: 胶——水,拿去给她。

A 和 B 正在一边做作业,一边说话,录音机里正放着音乐。11 轮中 A 让 B “关门”,从这段话的原始录音中我们发现 A 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硬,颇为不礼貌,不是孩子对母亲应该有的语气。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孩子对母亲多少有些反叛。从 12 到 15 轮的对话中我们同样可以读出这样的意思来。A 的“胶——水,拿去给她。”(“她”这里指 A 母) 不符合社会通常所认同的礼貌。通过更多更大规模的类似的分析并辅以其他方法,我们就可以得出青少年与父母话语的一些特点,以及通过他们的话语

看出这一年龄层的孩子的生存状态。比如例(5)中的对话体现出的青少年阶段出现的反叛心理。

再看例(6)。这是通过 MSN Messenger (文字) 聊天的一段实录。聊天的双方分别是 xingzhe 和小算盘 (两人皆为英语专业的大学生)。互动话语分析会探讨为什么在这段话中出现了中英文的语码转换, 因为根据 Gumperz 的看法, 通过会话的韵律特征、副语言特征、语码转换和语汇选取等一系列语境化标记 (contextualization cues), 受话人和其他听众能推得话语的真正含义。(Auer, 1992; Gumperz, 1992a; Gumperz, 1992b)

(6)

1 xingzhe: 论文做完了?

2 小算盘: 我还没有开始写, 我只是选了题目
nonverbal communication

3 xingzhe: old topic, right

4 小算盘: 我想写 silence 在交流中的作用

5 xingzhe: 噢, great. it is worth writing

6 小算盘: 多谢, 多谢, 多谢鼓励

这段会话中, xingzhe 和小算盘为什么进行语码转换呢? 第一, 因为内容的需要必须使用英文 (如: nonverbal communication, silence), 因为英语专业的毕业论文是必须用英文撰写的; 第二, 两位说话人都是英语专业学生, 他们在会话中使用英文是很合乎情理的。另外, 还有一点需要指出的就是这里谈话的媒介是计算机, 或者说是键盘, 而输入英文要比输入中文更快。只有清楚了这种情境因素才不会认为两人是在卖弄英文。

对会话发生的情境的动态分析还可以涉及会话意图 (discourse goal) 或交际意图 (communicative intent), 以及因会话参加者的年龄、性别、种族所导致的语言现象。变异社会语言学者会较多关注由前述因素导致的语言变异与这些因素 (以及其他可能的社会文化因素) 的相关性; 互动社会语言学者更关心诸多宏观、微观语境因素是如何制约并促成话语顺利展开的, 以及人们如何正确地推演“字里行间”的真实含义的。

3. 结语

综上所述, 从结构和功能两个大的方向出发, 话语分析研究方法呈现出 4 个主要趋向。一是研究话语自身的内部结构, 核心问题是单个句子如何结合在一起构成话语的; 二是研究话语对单个的话段、句子所起的制约作用, 核心问题是在单个的话段或句子层次上的语法现象是否可以从话语中找到解释; 三是研究话语所担负的社会、政治、意识形

态、文化职能, 核心问题是如何用话语分析这个工具对社会问题、政治意识形态问题、文化现象等进行剖析; 四是研究话语跟社会、政治、意识形态、文化的生成、延续和发展的关系, 核心问题是话语跟这些社会活动是如何共生的。简言之, 话语分析的研究逐渐从以句子或语言系统为特征的结构性的研究过渡到研究动态的社会 (文化、认知) 语境的功能性研究。或者说这也是从关注话语产品向关注话语过程的转变。当然, 结构性和功能性的分立不是绝对的, 有时它们也是交叉互补的。比如: 研究社会互动的社会学和人类学者也致力于寻求某种操作性强的结构工具来描述和解析社会 (语言) 活动。(参见 Atkinson and Heritage, 1984) 所以说, 我们不应将两者对立起来。

以上的介绍和分析显示, 各种方法各有其优缺点。没有一种方法是完美无缺的, 也没有一种方法是“全能”的, 因为它们都以一定的理论框架为基础并服务于一定的研究目的, 有的更适合于分析书面文本, 而有的则更有利于分析现场即席话语。在寻求对话语的解释过程中, 我们不应该拘泥于某一种方法。只要有助于揭示话语的本质和运作规律, 都应该经过认真分析后拿来。同时还可以根据需要进行语法化、语料库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来辅助分析。

参考文献:

- [1] Atkinson, J. Maxwell and John Heritage (eds). *Structures of Social Action* [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 [2] Auer, Peter and Aldo di Luzio (eds). *The Contextualization of Language* [C]. 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1992.
- [3] Auer, Peter. Introduction: John Gumperz' Approach to Contextualization [A]. In Peter Auer and Aldo di Luzio (eds), 1992.
- [4] Gee, James Paul. *An Introduction to Discourse Analysis: Theory and Methods* [M].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 [5] Grice, H. P. Logic and Conversation [A]. In Peter Cole and Jerry L. Morgan (eds). *Syntax and Semantics. Volume 3: Speech Acts* [C].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5.
- [6] Gu, Yueguo. Towards an Understanding of Workplace Discourse: A Pilot Study for Compiling a Spoken Chinese Corpus of Situated Discourse [A]. In Christopher Candlin (ed). *Theory and Practice of Professional Discourse* [C]. Hong Kong: CUHK Press, 2001. (下转第 19 页)

行了分析,并同汉语相应的表达形式进行了比较,旨在得出带规律性的认识,以便在实际语言活动中能够准确理解并正确把握西班牙语冠词的用法。西班牙语冠词之所以不易准确把握,主要是因为汉语里没有相应的词类,而体现相应功能的语法手段又常常不被人注意。这里必须指出,不注意,并不意味着不会应用。就连6岁顽童都不会混淆“来客人了”和“客人来了”这两句汉语所表达的信息。然而,如果用西班牙语来表达这两句汉语时,却会遇到冠词的应用问题(Han venido (unos) invitados 和 Han venido los invitados)。西班牙语的冠词和标点符号一样,自身没有意思,但却是西班牙语这个庞大语言符号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实际语言活动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上接第5页)

参考文献:

- [1] 董燕生. 西班牙语句法 [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9.
 - [2] 杨月蓉. 实用汉语语法与修辞 [M]. 重庆: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 [3] 赵士钰. 新编汉西翻译教程 [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9.
 - [4] Ignacio Bosque y Violeta Demonte. *Gramática Descriptiva de la Lengua Española* [M]. Real Academia Española. Colección Nebrija y Bello, Editorial Espasa Calpe, S. A., Madrid, 1999.
 - [5] Leonardo Gómez Torrego. *Gramática Didáctica del Español* [M]. CESMA, S. A., Madrid, 2002.
- (责任编辑 梁 利)
-
- [7] Gu, Yueguo. *Segmenting and Annotating Situated Discourse: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Spoken Chinese Corpus of Situated Discourse* [M]. London: Routledge, forthcoming.
 - [8] Gumperz, John. Contextualization and Understanding [A]. In A. Duranti and C. Goodwin (eds). *Rethinking Context* [C].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a.
 - [9] Gumperz, John. Contextualization Revisited [A]. In Peter Auer and Aldo di Luzio (eds), 1992b.
 - [10] Halliday, M. A. K. and R. Hasan. *Cohesion in English* [M]. London: Longman, 1976.
 - [11] Harris, Zellig. Discourse Analysis [J]. *Language* 28 (1952): 1-30.
 - [12] Leech, G. N. *Principles of Pragmatics* [M]. London: Longman, 1983.
 - [13] Levinson, Stephen. *Pragmatics*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 [14] Sacks, Harvey, Emanuel A. Schegloff and Gail Jefferson. A Simplest Systematics for the Organization of Turn-Taking for Conversation [J]. *Language* 50 (1974): 696-735.
 - [15] Schegloff, Emanuel A. and Harvey Sacks. Opening up Closings [J]. *Semiotica* 7 (1973): 289-327.
 - [16] Schegloff, Emanuel A. Sequencing in Conversational Openings [J].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70 (1968): 1075-1095.
 - [17] Schiffrin, Deborah. *Approaches to Discourse* [M]. Oxford: Blackwell, 1994.
 - [18] Sinclair, J. and M. Coulthard. *Towards an Analysis of Discourse*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 [19] Tsui, Amy B. M. *English Conversation*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 [20] van Dijk, Teun A. (ed). *Discourse as Structure and Process* [C].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7.
- (责任编辑 严辰松)